蝉鸣仲夏天

◎耿庆鲁

仲夏时节，阳光热烈，热浪滚滚，远去了风的踪影，寂寞了鸟鸣，只有蝉鸣毫无停歇，高唱夏日的歌谣。

无论你在哪里，侧耳倾听，总能听到蝉鸣。蝉鸣是夏天的背景音乐，是夏天诗意的源泉。有了蝉鸣，就有了气势，就不再寂寞，就有了生活的希望和动力。

蝉的生命短暂，选择在夏天破土而出，一飞冲天。蝉在地下蛰伏，默默地等待，长期的坚持。无论是三年、五年、十三年、十七年，蝉在地下苦等破土而出的一天，然后在短暂的时光里，歌唱生命的伟大，发出一声声爱的呢喃。

蝉的生命历程充满了艰辛，从不放弃，凭借顽强的毅力，最终化茧成蝶，守在树的枝头，开始生命的歌唱。

盛夏的蝉鸣铺天盖地，像天气一样火热，营造出一种浩大的气场。蝉是激情的歌手，竭力释放生命的张力和热情。蝉鸣歌唱阳光，歌唱生命，歌唱这个世界的一切。

“蝉鸣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蝉声高唱，树木显得更加宁静，鸟鸣声声，感觉深山里比往常更清幽。诗人采用“动中间静意”的美学效果，用声响来衬托一种静的境界。

蝉鸣声一浪高过一浪，婉转而悠扬，带着童年的味道，让我坠入知觉和意念的氛围。依稀之间，我回到了童年时代，卧在凉席上午睡，蝉在高大的梧桐树上，嘹亮而高亢地歌唱，浮现在遥远而清晰的梦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诗人描摹的就是眼前的景致，明月、清风、鸣蝉，如诗又如画。你能想象到，傍晚时分，劳动一天的人们，在夜色中乘凉，听着此起彼伏的蝉鸣，该是多么的让人欣喜。在蝉鸣中远去了疲惫，心灵归于安宁。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隋朝旧臣虞世南因被唐太宗李世民器重，有感而写了一首《咏蝉》诗，阐明了只要立身高洁，不需要凭借任何力量，自可声名远扬。

蝉鸣仲夏天，我的心中忽起一阵蝉鸣，仿佛来自于遥远的故乡，飘飘然然，在心中流淌，唤起我童年的思绪，惹起乡愁的回忆。

恍惚间，我发觉蝉鸣悠悠而来，在老家的槐树上，在荷塘边的柳树上，在金色的阳光下正悦耳地歌唱。蝉鸣如一串串跳跃的音符，在时光的琴弦上，奏出美妙的音乐，在孩子们的心中，滋生一个美丽的梦。

我发觉有蝉鸣的夏天，就是让人心动、心中充满快乐的夏天。

荷叶香里的光阴

◎桂孝树

清晨的露水还凝在荷叶边缘时，母亲已提着竹篮站在塘埂上。她总说采荷叶要趁“水刚醒”，指尖掠过叶瓣的刹那，能听见露珠滚落水面的轻响，像谁在耳边呵气。竹篮的藤条带着经年的温润，被晨雾浸得微微发亮，母亲踩着青石板铺就的塘埂，布鞋边缘沾着带潮气的草屑，在沾满露水的草地上留下浅浅的脚印。我踮脚扒着竹篮沿看她摘叶，指尖掐住荷叶茎最嫩的那截，轻轻一旋，碧色的圆便打着旋儿落进篮中。新采的荷叶带着塘泥的腥气，混着清冽的草香，母亲总要把它们摊在井台边的青石板上，用井水反复冲洗。水珠在叶面上滚来滚去，映出她鬓角新添的白发，像落在荷叶上的霜。

厨房的土灶刚生起火，母亲就取来三只土鸡蛋。蛋壳在碗沿轻轻一磕，金黄的蛋液裹着透亮的蛋清滑入粗瓷碗，筷子搅动的声音和柴火噼啪声缠在一起。她总说嫩荷叶要现摘现炒，不然香气会顺着叶纹跑掉。洗净的荷叶切成细丝，边缘的锯齿还带着鲜活的卷翘，扔进烧热的菜籽油里时，“滋啦”一声腾起绿雾，整个厨房顿时浸在清苦又清甜的香里，连房梁上悬挂的腊肉都似在微微颤动。

蛋液倒进锅里的瞬间，荷叶的青涩忽然变得温润。母亲握着锅铲轻轻推匀，金黄的蛋块裹着碧色的叶丝，像把整个夏天的阳光都炒了进去。起锅前撒一小撮盐，再滴两滴自酿的米酒，香气便愈发缠绵，连灶台边打盹的老猫都竖起了耳朵，尾巴尖随着锅铲翻动的节奏轻轻摇晃。有年梅雨季节，荷叶带着淡淡的霉味，母亲就往蛋液里掺些切碎的紫苏，两种清香在热油里纠缠，竟生出别样的醇厚。

我总等不及装盘，就着锅沿挑一筷子塞进嘴里。鸡蛋的绵软裹着荷叶的清爽，舌尖先触到米酒的微甘，细细嚼来，又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苦涩漫上来，像母亲看我时眼角的笑纹，藏着说不尽的话。她总在这时拍我的手背，“慢些吃，锅里还有”，可自己却很少动筷，只看着我把一碗饭扒得干干净净。

后来在城里的餐馆也点过荷叶炒鸡蛋，油亮的盘子装着规整的蛋块，荷叶切得细碎如丝，吃起来只剩单调的清香。再也没有井水冲洗荷叶的凉意，没有土灶柴火的烟火气，更没有母亲站在塘埂上时，被晨雾打湿的鬓角。一次加班到深夜，闻到路边摊飘来的蛋香，突然想起母亲炒荷叶时，总把第一锅留给晚归的父亲，自己在灶台边啃冷硬的玉米饼。

今年小暑时回老家，看见母亲又在井台边洗荷叶。她的背比从前更弯了些，冲洗的动作却依旧轻柔，仿佛在抚摸什么稀世珍宝。井台边的青苔比往年厚了些，她脚下的木凳垫着半块青砖，那是我小时候嫌她洗叶太慢，赌气摔碎的咸菜坛子底。那天的荷叶炒鸡蛋，我吃得格外慢，每一口都嚼出许多年前的味道——那是露水的凉，阳光的暖，还有母亲藏在烟火里的，绵长的爱。竹篮就放在餐桌旁，里面还剩半片未炒的荷叶，边缘已经微微发蔫，却依然倔强地舒展着，像她从未改变的牵挂。

月光流淌的夏夜

◎苒夏溪

夏日的暑气总在日头西沉后仍不肯散去，老房子的砖墙吸饱了日光，到夜里还泛着烫人的余温。母亲总在晚饭前就把院子里的青石板冲洗得发亮，饭后将凉席铺展其上，竹篾缝隙里还沾着晾晒时染上的茉莉花香。

月亮爬上老槐树桠时，银纱般的月光倾泻而下，在我的皮肤上流淌成温柔的河。月光漫过我的发梢，抚过我的眉眼，如同母亲温柔的指尖。我横躺在凉席中央，石板沁出的凉意从后背往上钻，而月光则在周身萦绕，带来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甜，像是月光也沾染了茉莉花的香气。弟弟举着玻璃瓶满院子跑，追逐那些忽明忽暗的光点，“姐！我又逮到一只萤火虫了！”他兴奋的声音惊起墙头的野猫，“喵呜”一声蹿进荔枝树影里。我帮他按住瓶口，看萤火虫在玻璃壁上撞出细碎的光斑，与洒落的月光交织，仿佛把星星装进了口袋，而口袋外，是流淌的月光河。

母亲的葵扇刚一摇晃，带着稻花甜味的风就漫过我的脚踝，拂过鼻尖时，又送来夜来香混着井水的气息。远处稻田里此起彼伏的蛙鸣，像有人在演奏夏夜的摇篮曲。墙角的蟋蟀也不甘示弱，藏在砖缝里拉着月光做的琴弦，音符跌落在凉席上，碎成亮晶晶的光斑。父亲点起艾草熏蚊子，袅袅青烟裹着草木香，与月光缠绕在一起，月光顺着烟缕流淌，一会儿攀上屋檐，一会儿又滑落在树梢。

“有个太灰狼，趁大人不在家，就会上门骗小孩……”母亲的声音比月光还要绵软，尾音被夜风扯得长长的。那些听过千百遍的故事，此刻裹着月光落进耳朵。夜渐深，月亮的银辉愈发清亮，月光透过槐树的枝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随着夜风轻轻晃动，像是月光在跳一支无声的舞蹈。

母亲的扇风渐渐慢了，可我总在故事讲到关键处猛地睁眼：“后来呢？后来呢？”我拽住她衣角，月光将我们的影子叠成小小的团，仿佛我们也成了月光故事里的角色。弟弟早已抱着装满萤火虫的瓶子睡熟，嘴角还挂着笑。母亲笑了笑，葵扇又轻轻摇晃起来，新的故事随着月光流淌，漫过我的脚背，漫过院子里沉睡的花猫，最后化作漫天星辰，落进我沉沉的梦里。

母亲白天忙于家务农活，所以总会在月色中拿起银针缝衣服。有时月光太亮，亮得能看清母亲缝衣服的银针。她坐在竹椅上，影子被拉得斜斜地投在院墙上，银针在月光里一闪一闪，像捕捉不到的萤火虫。月光顺着她的发丝流淌，照亮了她额前被夜风吹起又落下的碎发，也照亮了她眼角细细的皱纹。“夜深了，快睡吧。”她轻声说，声音比月光还要温柔。可我舍不得闭眼，总盼着能多听几个故事，多感受一会儿扇子带来的凉风，多沐浴一会儿这如诗如画的月光。

多年后住进装着空调的楼房，夏夜变得寂静又凉爽。可每当月亮升起，我仍会想起那个洒满月光的小院、青石板上的凉席、摇着蒲扇的母亲、在蛙鸣中流淌的故事，还有和弟弟追逐萤火虫的夜晚。原来有些温暖，早已化作记忆深处最皎洁的珍藏，无论多久，每当想起，心里总会泛起一片温柔的月光，那流淌的月光，永远照亮着记忆里的夏夜。

夏日帖

◎蓝希琳

成双的鸟雀在枝桠间
高声对唱。这尘世
值得歌颂的事物
真是太多太多……

碧绿的铜钱草
被我重新安置
眷恋着的故乡，我厮守
一笔宝贵的财富

迎面相遇的笑脸
让我感激不尽
阳光普照的大地
总是树木葳蕤，万般皆好

晨记

开门见山。乳白的云雾
早早笼罩了山尖尖
所有的眺望和忆念
也都与四周环绕的山有关
村寨前的幽谷里
传来的声音富有深意
头顶一闪掠过的飞鸟
让我摁紧心上的艳美
沉默，其实也是一种赞美
在某个宁静的时辰，藤蔓悄悄
攀爬上苍松虬枝
而峭壁下的暗影正在缩小
晨阳，赐予我们
一道道金晃晃的光线

白云朵朵

端坐于高山之巅
看白云朵朵
你陷入了沉思
悬停的白云——
陪着你沉思
另有几朵白云
潜入幽深的山谷
久久不愿出来
而在谷底的那块坪地上
你们的小村寨里
和白云一样颜色的炊烟
正在袅袅娜娜升起

荷塘

来吧。把半亩荷塘
当作我们的家
你是红蜻蜓
我是小青蛙

昨夜，明月下的故事
扣人心弦
今晨，荷叶上还遗留着
多情人的泪点